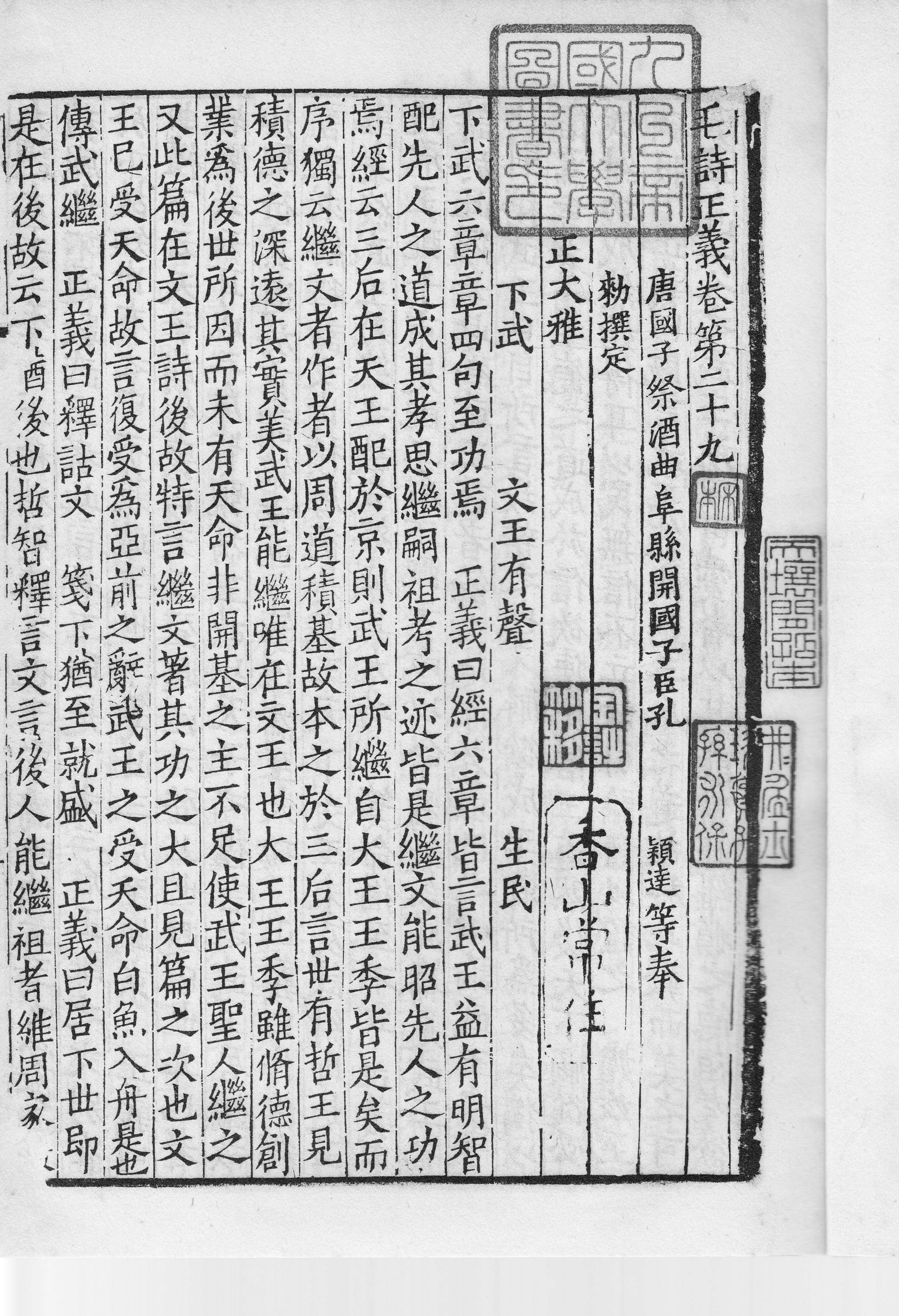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下武六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大王王季雖脩德創業爲後世所因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特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爲亞前之辭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傳武繼　正義曰釋詁文　箋下猶至就盛　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

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爲西伯文王又受命
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
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　箋此三后至鎬京　正義曰
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注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
若僊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
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箋作爲至大功　正義曰作爲釋
言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是王
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箋命猶至不立　正義曰
此承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爲教令此篇是武王之
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
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爲多矣獨以
信爲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
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媚茲至
嗣服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
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

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　傳一人至侯維　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爲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爲維也　箋可愛至高大　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證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　箋服事至天下

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幷述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時

服相連也　昭茲至之祜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
其爲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行
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爲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
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爲民愛之如此
傳許進至武迹　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繩
戒武迹皆釋訓文　箋茲此至成之　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
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行故美其終成之　箋祜福至之
言　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爲
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　受天至有佐　毛以爲民
欲王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
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乘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祜因
則爲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
鄭唯以下句爲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
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　傳遠夷來佐　正義曰言不遠有

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叙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愼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　箋武王至福禄　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爲諸侯則與周外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文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禄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伐功　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之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民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王法度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

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伐紂唯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摠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徙之言四章言作豐以主四方施化而爲法度比之前事爲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爲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又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　文王至烝哉　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

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　箋遹述至益盛　正義曰遹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間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爲有聲矣故爲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爲己有故云遹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　傳烝君　正義曰釋詁文　箋武功至天命　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耆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爲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從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爲於豐得命故從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從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築城至

烝哉　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興築豐邑之城維如一成之淢淢内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纔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爲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

傳曰淢成溝　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淢溝是摠名故云淢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淢洫音同　箋方十里至其業

正義曰申傳淢爲成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也其外有此溝謂之爲淢此淢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己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己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大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大

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大王勤孝欲
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注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
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
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
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
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
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玄或疑
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
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
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
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執定典命注每言蓋匠人注
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辭以見二塗之意也傳后君
正義曰釋詁文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謚半否故知變之
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

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大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大

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揔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至烝哉　正義曰既言築作豐城故又本之前世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内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宫室而居焉乃爲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爲之楨幹謂爲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　傳濯大翰幹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文王至法度　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爲大也上言遹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明是豐城之内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宫室謂立天子之宫室宫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爲法故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至烝哉　正義曰上既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令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令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爲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

於是爲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　傳績業皇大
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爲大　箋績功至
之東　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
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
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爲功
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
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泆平地有水也禹貢曰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
武王之事而幷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
言可以兼及文王故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
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箋變王
至益大　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
王爲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
爲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作
者以文王亦稱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箋自由至服者　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爲由也旣言辟廱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考卜至烝哉　正義曰言稽考其疑契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　箋考猶至於此　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爲成龜兆之占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　豐水至烝哉　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生芑菜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

乎言實以功業爲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德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爲人君之道哉

傳燕安翼敬 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翼敬釋詁文

箋詒猶至棄基 正義曰詒訓遺卽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爲喻言父爲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翼爲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棄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 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

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注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録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至后稷　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

言姜嫄生民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
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
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
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
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
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
爲舜所舉用掌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
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
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則有上
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
時即心體歆歆然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
道精氣之感己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
傳生民至帝焉　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末云后稷故知生民即
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
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

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　箋厥其至生民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巳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

第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以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 傳禋敬至之前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爲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禮也書曰禋于文

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竊以準言爲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爲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爲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爲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旣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産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内官有后也

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蓋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注

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
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荅云先契之時必自
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
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
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
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沖弟
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
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爲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
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禖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禮解其高義
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
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爲
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
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　箋克能至之禮　正義曰克能
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
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極皆祓除凶惡義取

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注

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
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
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禖
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
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
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邰則此
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　傳履踐至利民
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此毛所
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
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
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
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
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
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
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

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饗謂祭而
神饗食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
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
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
福之早得福乃有身草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
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
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
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爲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
之后稷者以其身爲稷官播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
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
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　箋帝上帝至后稷　正義曰鄭以此
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
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
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記云姜嫄出
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股

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
迹生契以卵生之説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
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
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
黒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黒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
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拇指故依用之云敏
拇也孫炎云拇迹大指處也釋詁云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
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
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
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
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旣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
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
有人道感己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
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
有身是謂震爲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

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至生子

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産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坼副

不塙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旣祐令有身
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
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
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
是爲禋祀所安也由爲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
鄭唯下四句爲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
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
胤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
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
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傳誕大至生者　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
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
先生之意以人之産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
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
妹以否書傳亦無文焉　箋達羊至言易　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
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

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焉遷之言未可信也　傳言易至人道　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揔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坼堛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能無坼堛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為在母坼堛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堛之是堛為裂也坼堛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閟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坼堛災害不為惡

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
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
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
此言横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
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
傳赫顯至康也　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
后稷美姜嫄實爲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
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
祀所安無疾而生子　箋康寧至不信　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
文箋以此章上四句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之此經四句文在
既生之後棄之上則是說其棄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
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
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
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
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

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說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爲生天之胤故不安也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毋言不安徙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姧淫而有此亂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信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

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不言感生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毋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帝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去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

嫌而棄之王基駮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茍非其理前却埶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

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
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
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
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姙非夫有識者之
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
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
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
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
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
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
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
高辛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云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
說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
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

爲人兄聽毋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誕寘至呱矣

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且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羽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　傳字愛至天下　正義曰易

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顔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爲遺腹也　箋天異至異之　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禋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乗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　傳大鳥至藉之　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且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實覃至

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實覃至

唪唪　毛以爲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
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
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
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
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藝之者是荏菽也
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好所
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
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
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　鄭唯實覃訏
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適始張口而訏然餘同　傳覃長至嶷識
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訏大路大釋
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
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　箋實之至歲時
正義曰實覃訏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
則實之爲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覃訏而聲已



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案集注並爲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知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從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

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　傳荏菽至多實　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卽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藝之之文爲下揔目於荏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穟穟幪幪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唪唪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㼜也案集注等並無此

四字　箋藝樹至天性　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殖通稱
故云藝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
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
種殖於後果爲稷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
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
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
稷至家室　毛以爲旣言后稷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稷官
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
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
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旣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
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旣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
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穊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
雍種然而肥大實發褎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
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
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

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
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
唯此爲異其文勢則同　箋大矣至之力　正義曰下言有邰家
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爲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
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　傳茀治至天命
正義曰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稼而言種黄則黄色是穀也穀
之黄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黄嘉穀也以黍稷是民
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閟宮言稙稺菽麥尚
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黄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
此種之黄茂爲下揔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黄盛以
揔之方者方正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
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於苞桑之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
大云臃腫無用故以種爲臃種謂苗之肥盛也褎褎者禾長之貌故
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
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

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

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注云銍斷去稾也秸又去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

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
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

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　箋豐苞至變更
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
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
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
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
雍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
不稂不莠也傳以發爲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爲盡發不
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
也傳言其實栗栗止言栗栗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
足之案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
家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
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
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
皐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
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

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本紀云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
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誕降至肇祀　毛以爲上
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
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
天與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
之秠維是赤苗之穈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
秬以秠至熟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以芑至熟
則於是任抱之於是負擔之以此秬秠穈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
上天也　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爲異餘同
傳天降至白苗　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
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穈作虋音同耳李巡曰黑黍
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
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
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

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
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
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
宗廟之祭唯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
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
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
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赤苗
白苗者郭璞曰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　箋天
應至嘉種　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
穀而已而閟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穉菽麥所降
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
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種之必獲
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
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
王問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

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

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

傳恒徧至郊祀　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邰是初爲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爲郊也

箋任猶至之後　正義曰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爲抱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爲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爲始之意也

誕我至嗣歲　毛以爲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歎揚其穅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言趨疾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其盛也既烝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

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蒿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爲犯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傅火而燔之則如火而烈之以爲尸之羞既祭道神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 鄭以舂揄簸蹂爲事之次蹂之言潤既簸去穅或復以水潤濕之將更舂以趨於鑿載謀載惟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爲異又以興嗣歲爲興起新歲餘同 傳揄抒至浮氣 正義曰以揄文在舂下簸上既舂而未簸故知揄爲抒臼 謂抒米以出臼也出臼則簸之故或有簸穅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爲舂而爲之揄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爲韻也上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爲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

氣浮浮然言烝盛也既烝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

之既在㪷之下烝之上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汏米也孟子曰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溞
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
溞烰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烝飯則
有氣故言浮浮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　箋蹂之至之實　正義曰
以蹂文在或㪷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
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
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舂揄之下始
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抒出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召旻箋
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即爲粺
九升又舂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舂
一㪷始爲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爲漸到之意也米
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
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有用鑿之處郊
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止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

宗廟之事夫人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昭云粢盛互文也言春不過卻矣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賈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毇穅矣而甫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為長集注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

傳甞之至曰烈

正義曰傳自甞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言於秋甞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獮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甞者甞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穀今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甞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獮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為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甞新穀而本穀初初莫先於芟草

故問其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甞獮之
下謂秋獮祭社也甞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
獮後社也甞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獮乃秋獵不接神明亦
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甞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
日而問之耳獮爲習兵故因兵而問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
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
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
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爲祈穀今社
日卜來歲之稼即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甞社祭之日
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
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閒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
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
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
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
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

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

蕭之意蕭香蒿也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粉牝牂郭璞曰謂吴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軷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

箋惟思至往郊 正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爲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爲烝之釋之止爲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舂揄之事其爲米者非獨爲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實必就郊非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禮正以特牲有諏日之文故易傳不

以謀爲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牲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爲軷祭
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爇之於行神之位正
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
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
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
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
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爲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
肉爲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
故云爲尸羞也此后稷爲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禮卿
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
傳興來歲繼往歲　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
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爲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
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
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
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　箋嗣歲至上帝

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　箋嗣歲至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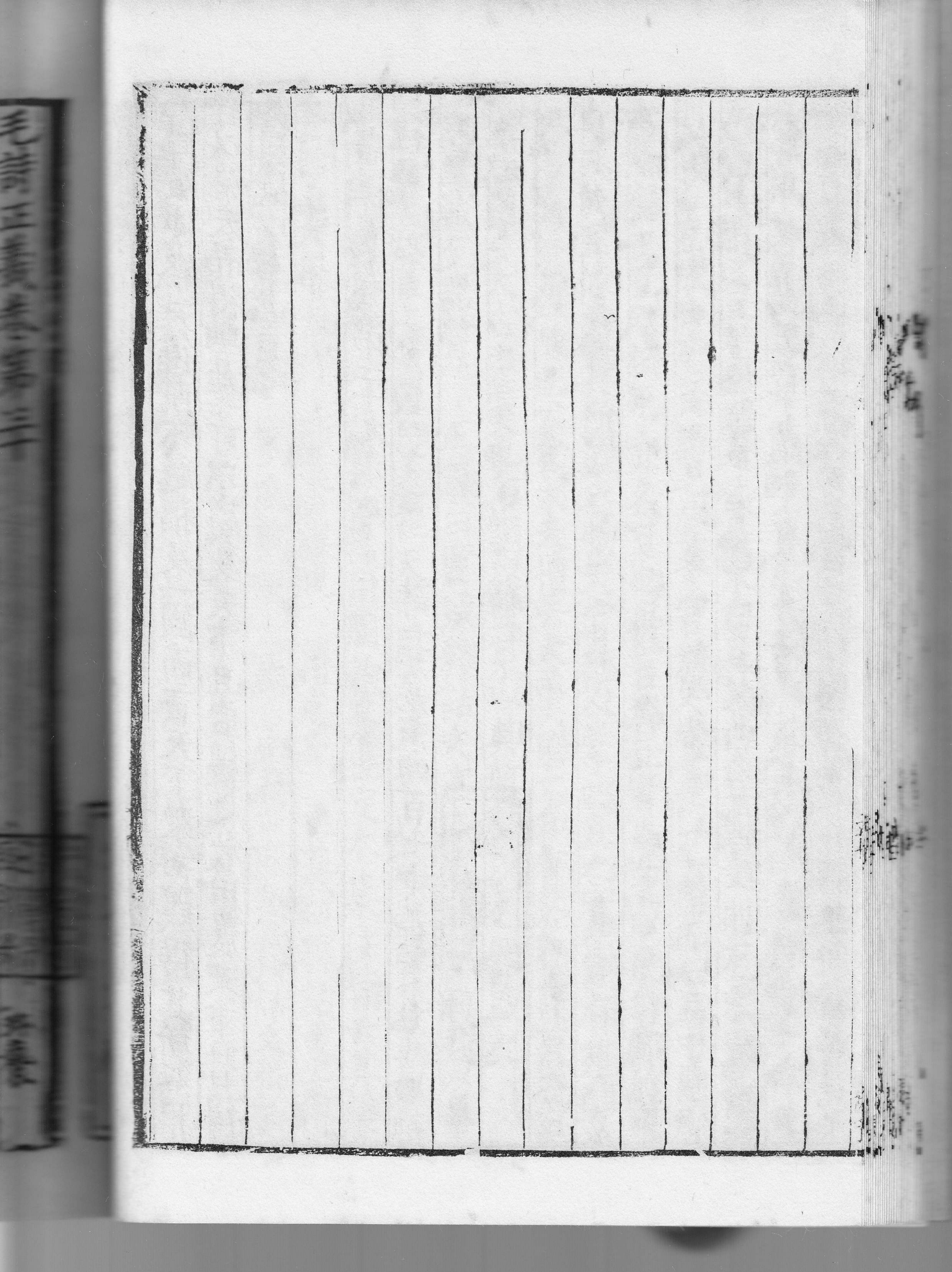
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爲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黒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冑故郊必正月旣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曰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由郊天生爲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爲己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卬盛至于今　毛以爲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旣爲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旣饗其祭祀降其福禄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爲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今　悔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

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　鄭唯以嚳祀爲郊
兆之祀爲異餘同　傳卬我至大羹　正義曰卬我釋詁文釋器
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
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瓬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
云縣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
言盛於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
豆爲薦羞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
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其質故以瓦器盛之
箋亶誠至器質　正義曰亶誠釋詁文言盛葅醢之屬者以略
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
牲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
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　傳迄至　正義曰釋詁文上傳
嚳爲始此亦當然　箋庶衆至天焉　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
庶無罪悔箋以庶爲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爲冀幸之義此既
爲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爲衆后稷爲二王之後一國

君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以天下言之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九

計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九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行葦　既醉　鳧鷖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　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内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黄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黄耇則及他姓故言内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内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黄耇五章盡卒章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

言葦唯有葉耳舉草則不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　箋九族至
受之　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
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
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
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耇者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耇
凍梨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
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
耇為梨郭璞注云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
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
之又乞善言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
大史無惇史正以侍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
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至泥泥　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
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
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
以其將為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

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
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

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　傳敦聚至泥泥　正義曰周禮
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
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　箋體成至
人乎　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　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
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
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
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
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
愛之耳　戚戚至之几　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
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邇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
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
親也　傳戚戚至几者　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
内故言内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
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
箋莫無至以几　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西面北上邇大夫北面少進注云邇
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
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
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肆筵至奠斝　毛以為
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為肆之筵上又設重
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蹴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
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荅主人
主人卒飲又洗爵酌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
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　鄭以上三句特為老者
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傳史相續代而侍之
餘同　傳設席至之容　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
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
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蹴
踖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蹴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乘

蹐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兼

述上文與鄭異耳　箋緝猶至敦史　正義曰緝績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　傳斝爵至曰爵　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爲揔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禾稼也　箋進酒至兄弟

正義曰此獻酧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爲然知用殷斝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

醓醢至或咢　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幷韭菹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咢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殽箋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殽是爲嘉美之嘉殽也　傳以肉至曰咢　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臄爲函蓋相傳爲然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王肅甫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

箋薦之至之嘉　正義曰醢所以擩菹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醓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

敦弓至以賢　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食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鍭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放此矢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其

既鈞停矣其舍放此矢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賔莫非賢者其

次序而爲賔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　箋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君羣臣爲賔以射之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　傳敦弓至中埶　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君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鍭之義言鍭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埶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注

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與賓
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　箋舍
之至爲賓　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
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之揔
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
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
者以爲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
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
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
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
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
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
也以此知雖毛之意亦爲大射也　傳言賓至存焉　正義曰
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
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牆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衆之將謂與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 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者七十之老至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已身以待其死而不

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旣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觶以語說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惡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因裵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巳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裵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巳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耆耋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皆

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褒貶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文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　箋序賓至次第　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爲賢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至不侮　毛以爲又說

擇上爲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鍭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爲此善射以擇賢者爲賓故其次序爲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　鄭唯下句爲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爲次第餘同　傳天子至成規　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也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斯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　箋射禮至釋之　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至黃耇　毛以爲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維醹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

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醹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耇將養之也　傳曾孫至祈報　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醹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爲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報也　箋祈告至君子

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旣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仕

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也　黃耇臺景福　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之老人成王以此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耇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大之福　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耇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賛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　傳台背至翼敬　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　箋在前至曰翼　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來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正養　傳祺吉　正義曰釋言文　既醉八章章四

句至行焉　正義曰作旣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旣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揔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　箋成王至飽德　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至

於無筭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不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其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君羣昭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賞爲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輝胞狄閽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

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
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
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
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
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至景福　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
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
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
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
福也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傳既者至其事　正義曰春秋日
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
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　箋禮謂至之類　正義曰以傳分
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謂旅酬之屬言之屬謂
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
卿尸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
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

箋君子至五福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即秉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天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揔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揔目也　旣醉至昭明　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

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汝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敎常善永作明君也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箋殽謂至行之　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昭明至嘉告

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事焉　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傳融長至享祀　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爲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　箋有又至其長

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　傳俶始至諸侯　正義曰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　箋俶猶至公君　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令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

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
故以俶爲厚釋詁云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
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厚勤之至也尸告主
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
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
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
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
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
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
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
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
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
則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
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
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

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
用公也　其告至威儀　正義曰案乗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
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王之所祭籩豆之物
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
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
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傳恒豆至徧至　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
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
用水土之意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
爲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醓則用陸地所産之物若麏麇之等也
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産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
醓則別用水物若蠃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
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常褻美之味而貴其
多品數故恒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
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

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

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恒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

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

其餘雜錯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菁菹非水草也饋

食之豆有蜃蚳醢蜃非陸産蚳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

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

取水土之品是靜嘉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 箋公尸

至致故 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荅之意言政平氣和因

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

類維何室家之壼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

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 箋朋友至之事 正義曰

言朋友至之事 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

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

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

濟漆漆是也 威儀至爾類 毛以爲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

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旣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敎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　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餘同　箋孔甚至其宜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己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　傳匱竭類善　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爲竭類善釋詁文　箋永長至莊公　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乗上朋友之文則亦謂君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君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爲長與爾之族類謂轉相敎導也各敎其類則可以偏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敎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頴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敎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　其類至祚胤　毛以爲乗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内以此室

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　鄭亦秉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梱緻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　傳壼廣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云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　箋壼之至天下　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言其相親比之意既能室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梱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韋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

矣但不訓壺爲廣與毛異耳　其胤至有僕　毛以爲秉上祚
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
禄使之長保王位録臨天下言既得福禄如此君子成王當有萬
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　鄭唯以
有爲又餘同　傳僕附　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
傳不訓有爲又故知不與鄭同　其僕至孫子　正義曰秉上景
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
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爲配耦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
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　傳釐予　正義曰
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　箋天之至之妃
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
言永錫祚胤爲遠之辭但秉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
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禄景命有僕即祚也此章云釐爾
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
箋云天覆被汝以禄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

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
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荅之見其生
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
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爲十亂之一
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
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鳧鷖五章
章六句至樂之　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
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
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
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
言太平之君子亦乘上篇而爲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
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
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
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
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爲主故能守

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
五章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
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
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
者謂愛樂主人饗食其祭祀降之福祿即來成來爲來下來崇無有
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
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
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
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倒者序以天地人
爲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鳧至爲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
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
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
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矣鄭以首章祭
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
祀皆以章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

曰其餘皆同曰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絶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至來成　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絜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　鄭唯上句爲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　傳鳧水至衆多　正義曰釋鳥鸍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太平則

取之以時不妄夭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鳧鷖者擧鳥之得
所則餘者皆然可知　箋涇水至禮備　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
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
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
牲注云祊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専在廟門明在廟
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
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
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
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
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但孝子以父
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由王事之盡敬故不嫌
也若人遇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鳧鷖至來爲　毛以爲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
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
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

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

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 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爲異餘同 傳沙水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故云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爲宜故知宜其事也

箋水鳥至自嫌 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考其言徧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爲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大宗伯疈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疈疈牲匈也辜磔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

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衆揔而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揔祭羣神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祫皆有以而然故爲揔祭然蜡以先嗇爲主祫以后稷爲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祝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揔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爲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

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旣言終日有事
明其卽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
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旣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
燕尸卽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
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爲宜爲宜與來寧意
同故云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　傳言酒至備美　正義曰
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義雖爲宗廟
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具也
殽稱旣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之義箋以此章爲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　傳厚爲
孝子　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爲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
爲助之也但不以爲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鳧鷖至來下　毛以爲時旣太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
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
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旣湑然而泲之爾王之

殽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饗食福禄來
下而與之　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即以其日燕尸
爲異餘同　箋水中至其處　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
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
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
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
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
四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爲喻唯喻二至之
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爲神象故言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
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宜據尸意爲說此云似若止
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爲異耳定本云以若止
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注是也　箋湑酒至而已
正義曰箋以上言酒多殽美今酒言湑殽言脯明其因文立
義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泲之酒
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鳧鷖至來崇　毛以爲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潨水之會得
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
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
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　鄭以爲
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潨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
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
天子祭社稷之時君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爲福祿
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
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
傳潨水會宗尊　正義曰潨音如叢則叢聚是聚義且字從水
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
廟故宗爲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　箋潨水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
則潨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
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潨當是水外之高地潨者地高

之貌水外之地潦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爲瘞埋之象喻削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潦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然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耳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庪

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庪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庪懸之法鄭雖不解庪懸之義要庪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庪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不以己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主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　傳崇重　正義曰釋詁文　箋既盡至云然　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徧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君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

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
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旣燕于宗
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
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
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
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
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
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
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
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
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爲重　鳬鷖至後艱　毛以爲時旣太平
鳬鷖之鳥在山絶水之亹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
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
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
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

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　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絶水之亹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　傳亹山至和說　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潨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亹則非復土也故以爲山絶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絶也所云石絶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爲異耳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爲熏熏和悅也　箋亹之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絶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爲其義故云亹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爲喻焉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差降此言天子之事

故云七也案中霤禮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陘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尸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前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前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疊名爲喻則首句經喻前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　傳欣欣至多祈　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故爲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爲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

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　箋小神至而已　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揔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褒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

計一萬五千二十九字

